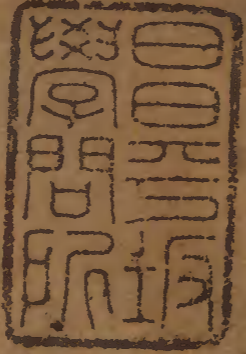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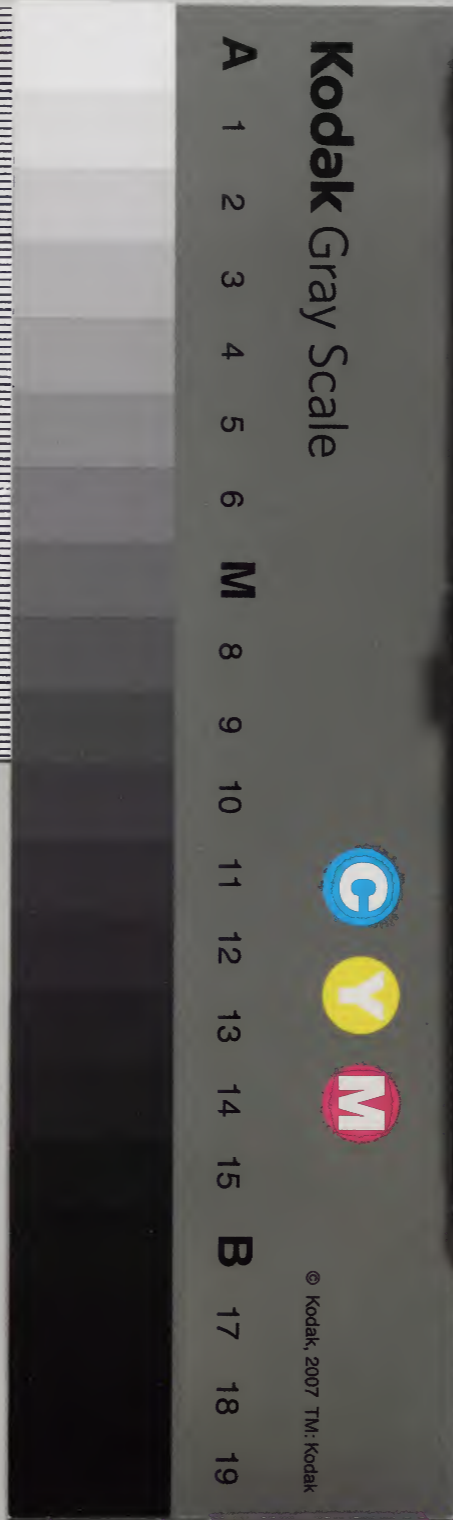
詩經備攷 十五十七



漢書門類			
八	二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一	五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25
冊數	8( 5)
函號	273 20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詩經備攷卷十五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小旻之什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雅。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

說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傳大缺四字賦小旻朱氏集傳本申說也

旻天疾威敷音扶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切

朱氏曰。旻。幽遠之意。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回。

邪。適辟也。朱氏曰。猶謀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

氏曰。邛。病也。○嚴氏曰。旻。天以仁。閔為稱。今乃迅

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

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

猶邪辟。不知更待何時而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

過。豈可緩乎。張氏曰。臧者宜從而從。不從。不臧者不

天奪之鑒然也。○黃氏曰。違善從惡。為邪辟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

滄滄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劉向疏曰。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孔氏曰。王不用

善。臣又棄職事。爾雅曰。滄滄訛。訛。莫供職也。君臣並皆昏亂。故

云。謀之有善者。君臣俱於是背違之。謀之其不善

者。君臣俱於是就依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

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鄭氏曰。底。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

俱者言王與小人俱依違不能自斷也與首章一例看朱氏指亦人非

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  
為不成。○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謀事者衆。訥  
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當其咎責  
者。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跬步。何以異乎。嚴氏曰。此章言謀之非其  
人也。如人欲行路。必問于  
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于道  
路之事。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是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  
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毛氏曰。古昔曰先民。朱氏曰。古  
之聖賢也。程。法。經。常。猶。道。邇

近也。○鄭氏曰。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  
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

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

得遂成也。○毛氏曰。潰。遂也。孔氏曰。古人之法。是  
先王成事已行者也。

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韋子曰。  
先民。即指先公先王。如文謨武烈是也。大猶。古今  
通行之大道。治國平天下之經也。匪程。是狹小祖  
宗法度。匪經。是變亂古法之意。衰亂之世多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火吳  
切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音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  
止。言無所定也。臚。大也。孔氏曰。臚  
王肅讀為

臚。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  
○韓詩作靡臚。猶無幾何也。○毛氏曰。人有通聖

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

無者戒勉  
之詞無使  
賢愚俱沉  
淪而至於  
敗也

者有治理者。○孔氏曰。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朱氏曰。淪陷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者從之而行。苟不疏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孔氏曰。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鍾氏惺曰。此章望以用賢。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聲言用賢。知其言之無益。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

不敢暴虎。不敢馮音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兢。已水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涉曰馮。河馮陵也。徒搏曰暴。虎。○鄭氏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不知當畏慎小

人能危也。○毛氏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

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朱氏曰。衆人之

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

喪國亾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

韋子曰。圖國事者最忌爭瑣細而昧遠猷。議論淆雜而不能斷也。蓋國家大計。惟忠貞沉毅之士。可與商榷。至於碌碌衆人。無識而妄談。必不可用也。人主亦察其與謀者何如人。其人果憂國忠主。明達事幾。雖拂衆議而獨從之。可矣。奈何與小人俱依違而誤大事耶。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說鳴鳩。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傳 ○○○○○相戒。賦鳴鳩。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詩故曰。非刺王也。兄弟相戒之辭。與魯傳說同。

宛於阮切。彼鳴鳩。翰去聲。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宛。小貌。○陸氏疏曰。鳴鳩。斑鳩也。○蘇氏

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歐陽氏曰。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

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飛。曾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孔氏

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蘇氏曰。二人。文武也。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

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呂氏曰。念昔先人。闕周室之將亡。念其開闢之人也。

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也。○歐蘇東萊皆從序說。不若依傳說。先人二人。俱指父母為安。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朱氏曰。齊。肅也。克。勝也。○孔氏曰。聖者通也。

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醉。猶能溫蘊字。藉自持以勝。朱氏曰。所謂不為酒困也。○劉氏曰。

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毛氏曰。又。復也。○鄭氏曰。今女君臣各敬慎威

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王氏曰。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螺。音果羸。音力果切。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楊氏慎曰：野。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

豆。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羸，蒲盧也。楊氏慎曰：古人

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鄭氏曰：蒲盧取桑蟲

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

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

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解頤曰：善

其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

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况性善本吾身所有乎。物

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

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兩得矣。

○新都楊氏曰：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

子。桑間有蟲，螺羸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

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

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計，何哉。皆依毛

鄭作刺王解也。不若朱子傳云：戒之以不惟獨善

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方是兄弟相戒之意。

題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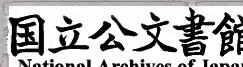
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鄭氏曰：題之為

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止息，邁，征，皆行也。黃氏佐曰：邁，與書邁，種德同。當

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



休息。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脊令。飛且鳴矣。今日月之

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

辱於先王云。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徒典切寡。宜岸宜獄。握

於角切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叅雜相亂之謂。○毛氏曰。桑扈

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郭璞云。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名云。

○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可哀哉。我窮盡寡財

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從

何能得生。○蘇氏曰。岸。亦獄也。岸。韓詩作行。注云。鄉亭之繫。曰岸。朝

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切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

恐墮也。歐陽氏曰。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墮

陷也。此主序說。○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

恐懼。○歐陽氏曰。此二章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

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

歐陽氏曰。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



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韋子曰。刑以禁暴懲惡。聖人恒慎之。至於填寡而宜。行獄則濫甚矣。人主殺機一動。則深文慘苛之入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蘊愁積怨。國所以不可為也。賢人君子安得不戰兢相戒乎。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孔氏曰。太子謂宜谷也。幽王信褒姒

之讒。放逐宜谷。其傳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鸞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傳尹伯奇口口口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申公說曰。尹伯

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趙氏孟子注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弁音繁。彼鸞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離音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弁樂也

朱氏曰。飛拊翼貌。

鸞卑居雅鳥也

爾雅曰。鸞斯。鸞。

鵬也。郭璞曰。鴉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鸞鳥。提提羣貌。○鄭氏曰。穀

養。罹憂也。○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

見棄於父母曾鸞斯之不如也。○孔氏曰。太子既

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曰。我有何罪乎。問天云我

罪維如何乎。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

詞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之辭也

蹶蹶

徒歷切

周道鞠

音菊

為茂草我心憂傷

音溺

焉如擣

詩經補注

卷十五

八

鍾氏曰歸飛二字妙鳥得所歸而飛不若予之無所歸也

了老切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音越如疾首。

毛氏曰。踉踉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怒

思。擣心疾也。孔氏曰。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

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朱氏曰。精神憤耗。至

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疢

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季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草。見其國之將

以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孔氏曰。時王雖無道。非路

絕行人實生茂草。但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為喻耳。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蜀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二木。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蘇氏曰。見

植。猶不敢不敬。况於父母之無不瞻依哉。○孔氏曰。屬者。父子天性相

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王氏

曰。離。麗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裏。心腹也。

○毛氏曰。辰。時也。○鄭氏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

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

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苑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有漼音崔者淵。萑音丸葦淠

淠匹計切。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蝸。蟬也。嘒嘒。聲也。漼。

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

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

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孟子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

遑。暇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岐雉之朝雝。音占豆切尚求其雌。譬

彼壞胡罪切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鷓。雉鳴也。尚。猶也。鹿

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

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又鳥獸之不如。○

毛氏曰。壞。癩也。謂傷病也。說文。作譬。彼癩木。爾雅云。癩。木符。蔓。○鄭

氏曰。寧。曾也。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

曰。其憂如此。而王宴然莫知也。

相去聲彼投兔。尚或先去聲之。行有死人。尚或瑾音覲之。君

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

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瑾。路塚也。孔氏曰。瑾者。埋

壞木仍指  
逐子之懼  
悴爲憂

詩經傳文 卷十五 一

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

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

劉氏曰。兔

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

行路之死人。人宜惡

而違之。乃或瑾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

有故也。○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

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

也。萬氏曰。嘗讀此詩。至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亦竊疑之。謂人子雖怨其親。不宜至此。直以為作者

之過。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繇傳而釋。則所謂君子云云。皆鄰大夫加於吉甫者。渙然如水釋矣。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音紀矣。析薪拖音修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音切矣。

鄭氏曰。疇。旅疇也。如疇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究察也。○毛氏曰。伐木者倚其巔。

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

拖。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

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毛氏曰。佗。加

也。○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

理。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矣。舍

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

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音濬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音袁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鄭氏曰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

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孔氏曰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

至以喻知○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

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朱氏曰王卒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

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繇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之詩毛氏以為幽王放太子宜答太子之傳作劉向趙岐又以為尹伯奇事魯傳申公說俱云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鄰大夫閔之而作詩以諷蜀本續說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子作春秋托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乎從傳說然矣弟玩無逝我梁我躬不閱等語似是太子被廢之詞伯奇不過一大夫子耳烏得云無易繇言耳屬于垣身既放棄而猶倦倦於故處乎哉

###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申公說云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切無罪無辜亂如此憯音呼昊

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憯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懣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

陽氏曰大夫傷遭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

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

之世天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李

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實畏謹無

罪也。朱氏曰慎審也此自

訴之詞欲其察已也。亂之初生譖始既涵音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市專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鄭氏曰譖不信也。朱氏曰譖始○毛氏曰涵容也

○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沮止也祉

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

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

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

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

子益病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

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

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嚴氏曰亂

出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以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凡聞人

二遄字重  
用賢去姦  
在王心略  
轉移間亂  
之沮止即  
在當下喜  
怒之時

之言當別白其是非。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韋子曰：優柔不斷，忠佞不分，則讒邪得以肆虐。長此不悟，大亂無已時矣。故社以納忠讜，怒以除姦佞。千古不易之道也。為人君者，其三復于斯。○疏義曰：容不當容，則讒來而造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喜怒以遇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上聲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切

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氏

曰：屢，數也。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

餒，進也。餒亦甘食之意，所云日進而不舍也。○鄭氏曰：邛，病也。○王

氏曰：不能如怒如社，以明是非好惡，則任賢安能

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

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

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朱氏

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七損切度之。躍躍他歷切毚兔，遇犬獲之。

毛氏曰：奕奕，大貌。○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

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王氏曰：莫，定也。○毛

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之貌。兔遇犬則能獲之。遇犬者，言兔逢犬

則被獲耳。○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

詩註曰：趨七往來，獲復得也。

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朱氏曰：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嚴氏曰：讒人雖

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兎犬皆喻小人也。

韋子曰：寢廟之規度。翔於君子。維王盡制也。作是作述之作。大道之經綸。盡於聖人。維聖盡倫也。定如定之。以中正仁義之定。莫漢書作謨。歐陽氏曰：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不若訓定為是。

荏音壬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上聲之。蛇蛇

音核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

○歐陽氏曰：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者。謂往來行道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蛇蛇乃舒遲

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繇心也。歐陽氏曰：讒人能言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如此于文

義較順。未氏訓碩言為善言非。○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

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顏厚矣。

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真氏曰：儉巧之言。悅於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

且音切虺音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孔氏曰。既無拳  
 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  
 ○鄭氏曰。職主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虺之  
 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毛氏曰。鼯  
 足爲虺。傷爲微。腫猶謀將大也。○呂氏曰。爲謀雖曰大且多。爾  
 所居之徒幾何。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  
 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艱難。其持心甚難知。朱氏曰。艱險也。逝之也。梁魚梁

也。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胡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

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詔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

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歐陽氏曰。彼何

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讒者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亦有見。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

孫炎曰。陳堂。下至門之徑。

○鄭氏曰。女即不

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

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

察之辭。

張氏榜曰。天以照察言。聰明。明威。無隱不燭。人縱可欺。獨不畏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祗

音攪

音攪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朱氏曰。言其往

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祗適也。何近之我梁

適亂我心。使我疑女。○歐陽氏曰。不自北不自南

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

言爾。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

音支

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肝况于切

鄭氏曰。遑。暇。亟。疾也。○米氏曰。肝。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易

云。肝。豫。悔。三。都。賦。云。肝。衡。而。望。是。也。○呂氏曰。謂女行之緩乎。何為

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女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

而脂車也。○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

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朱氏曰。何不壹來見我如何使我望女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祈支切也。

毛氏曰。易說也。○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丘

氏曰。倘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今還而不入

謂不諧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

曰不為諧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何不壹來

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氏曰。亦以見護諧之人。愧不敢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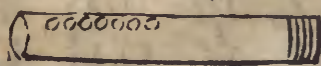
伯氏吹壘音暄仲氏吹箎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側助切爾斯。

壘



箎



壘上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以稱鐘六孔

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經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壘箎其竅盡合則為黃鐘其竅盡開則為應鐘蓋相應和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篋。壘。竹曰篋。毛氏曰。土曰壘。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

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

毛氏曰。三物。犬豕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氏曰。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則出犬豕鷄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土典。面目。視人罔極也。

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影。則殺之。或曰。舍沙射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覲。姑。戶刮也。云。覲。面見人。姑。面覲也。然則覲與反側。不正直也。鄭氏曰。好。

猶善也。○歐陽氏曰。女隱匿形迹。能使我不可見。不

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女今不

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夫

得不知女之譖我乎。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而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也。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反。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伎。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繇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鍾氏惺曰。暴公是蘇公故交。故

寺。經。甫。卷。十五。七。

鄭氏曰此處用好歌二字諱人愧死

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人等語為不情矣。

###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之詩也**

孔氏曰巷伯是

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為之天官序云小臣奄上士四人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一宮中巷謂之壺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伯長也寺人亦奄人又音侍○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于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說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

此詩傳幽王缺六字賦巷伯

**斐今斐今威是見錦彼譖人者亦已大**

音甚

說文斐作縷縷白文貌

**毛氏曰斐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嚴氏曰言讒人織成已罪也錦文如貝繇斐今斐今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  
**甚之者言為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  
昌者切  
音與謀

**毛氏曰哆大貌**  
說文曰哆張口也  
**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

**之名○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南箕箕星**

**也**  
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陳氏曰南箕

**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

**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斐斐張大以成之爾**

○朱氏曰。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緝緝七豆切。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嚴氏曰。緝緝。如女之績。翩翩。如

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譖譖而已。李氏曰。此言譖人之意。惟欲譖

人爾。無他營為也。○王氏曰。不慎爾言。聽者有時

而悟。謂爾不信矣。嚴氏曰。虛言無實。有時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陳氏曰。捷捷。僂利貌。幡幡。反覆貌。○嚴氏曰。女能

譖人。人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董氏曰。使王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氏曰。好好。喜譖將妄得罪也。○蘇氏曰。草草。憂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

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黃氏佐曰。末二句。欲抑遏乎彼而扶持乎此。蓋冀望

而不可必得之辭。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切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

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鄭氏曰。付與昊天。制其罪也。朱氏

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

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

孔子曰好賢如緇衣

惡惡如巷伯則爵不賣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倚音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倚加也畝丘丘名○鄭氏曰欲

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故

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孔氏曰天官序注云寺人之言

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孟子其字也○劉氏曰讒人固

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

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

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宜

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傳朋友

□□□□之賦

谷風

申公說曰朋友相怨之詩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風夜者也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

樂女轉棄子。

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已厚也○毛氏曰將安將樂女轉棄子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日谷風維風及頽

徒要切

將恐將懼真

音

予于懷將

安將樂棄子如遺

謂之頽

扶搖謂之焱風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

孔子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風

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

○鄭氏曰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

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五回切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於危切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氏曰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韋子曰。交道之不終。不識大小故也。陳餘張耳。正為不識大計。所以凶終。苟識其大者。明利害。審成敗。寧厚責已。無過繩人。何小嫌之有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交之所以不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申公說曰。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傳缺十二字。上存思字。下存母字。似是孝子行役而哀思。不得養其父母爾。

蓼蓼者莪五河匪莪伊蒿呼毛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嚴氏曰。始生為莪。長大為蒿。為莪猶可食。為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

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鄭氏曰。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

其生長已之苦。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

毛氏曰。蔚。牡蒿也。陸璣疏曰。鄭氏曰。瘁。病也。

餅音平之罄音切矣。維音雷罍音雷之耻音上鮮音上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罍。大聲。盡也。○朱氏曰。餅。以泄之。罍。以畜之。二者交相賴也。餅取給於罍。親仰給於

銜恤靡至  
即如窮人  
無所歸意

子理相似也。○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鄭氏曰：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孔氏曰：拊，拊循也。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

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黃氏曰：鞠，本其孕我之時而言。孔氏疏曰：是矣。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謂和滋養望其長大也。

育禮記所云煦嫗覆育是也。顧，孔疏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嚴氏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舍是也。腹，謂父母於子不能暫舍，或出或入無往不懷抱之也。

○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音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丘氏曰：烈烈，氣之寒也。○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

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穀，養也。○孔氏曰：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

常辭。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王氏曰：傷已獨不得終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朱氏曰。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韋子曰。人子讀此詩而不悲。思流涕者。非人也。不得終養。鄭康成以為二親病。子在役所。不得見之。歐陽公譏其過泥。玩鮮民之生。六句。則親亾而不及見。為真矣。南山飄風。狀行役愁慘之景。哀哀二字。非恨詞。實悲痛之語。

###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鄭氏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注云。譚國在濟南平陵西南。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

有饑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七。音比周道如砥。音切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音卷言顧之。潛音刪焉出

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饑。滿簋貌。飧。熟食也。捄。長貌。朱氏曰。捄。曲貌。

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砥。謂礪石。能

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

其平也。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君子則行其道。小

人則供其役。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毛氏

曰睠。反顧也。潜涕下貌。鄭氏曰。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

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朱氏曰。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繇是而西輸於周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切。其空。糾糾九音。葛屨九具切。可以

履霜。佻佻徒彫切。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切。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音救。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

也。說文曰。杼。持緯者也。○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鄭氏曰。小亦於東。大亦於

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蘇氏曰。董氏曰。糾糾。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糾糾

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朱氏曰。佻。輕薄不

柰。勞苦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子不宜服

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鄭氏曰。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鄭氏

曰。疚。病也。○朱氏曰。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

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泲音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丁佐切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泲。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鄭氏曰。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

泲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周之

言終作万  
賦歛極盡之。極盡之。則困病亦猶是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氏曰。東人譚人也。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來。勤也。西人京

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氏曰。職。主也。東人勞苦

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

甚也。○毛氏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人也。孔氏曰。卑賤之屬。崧高云。遷其私人。傳曰。其私人。家臣也。是試。

用於百官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

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人。亦衣熊羆之裘。而私

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婁賤者用事。而

貴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大切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音企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鞞鞞。玉貌。朱氏曰。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

佩。佩之。鞞。鞞然。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

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鄭

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

名在漢旁。孫毓曰。織女三星。星。豸然如隅。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

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

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星之行天。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

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

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

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

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音亮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有抹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切

毛氏曰。皖。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也。

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

星為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

長。抹。畢貌。孔氏曰。上言抹。長貌。此亦言畢之長也。畢。所以掩兔也。

○朱氏曰。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

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

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

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朱氏曰。

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切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

酒漿。維南有箕載音吸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朱氏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毛氏

曰挹音吸也○鄭氏曰翁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

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

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

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

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

而見困甚怨之辭也鍾氏惺曰要知織女諸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

愁煩之人物物生悲失望之時處處歸咎耳

韋子曰人主之取於民不可無制也無制則難給不給則政厲而民離矣或者謂寇戎水旱相乘不

得不厚取於民。不知割有限之脂。供無窮之用。猶塞川源而為潢污。其涸無日矣。古之聖王。薄賦歛。廣畜積。以備水旱。不幸罹災荒。足以相恤。即卒然有急。不事搜括于民。而師猶宿飽。是操何術哉。賦役均而用度節。爾周王竭東方財力以奉私人。所謂取盡錙銖。用如泥沙。國安能久乎。人君味哀我憚人之辭。毋自剝其營衛而滋民之怨。雖有寇戎水旱。亦無患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說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此詩傳缺文。韓詩作歎征

役。玩我日構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等語。則遭讒流離之說近是。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李氏曰。乃夏之

月也。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何為使我當此亂

世乎。疏義曰。四月暑方來。必以六月而去。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胡忍於

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許貴切亂離瘼矣。爰其適

歸。爰家語作奚。朱氏傳作奚。

毛氏曰。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鄭氏曰。具

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丘氏曰。離離散

也。○毛氏曰。瘼病適之也。疏義曰。肅殺用威。何物可免。亂離為害。何處可

安。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



言系...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粟烈也發發疾貌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

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設善也民莫不善而我獨

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也

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民猶嘉卉

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繇也

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賊害也言王殘害下民而莫知其故此朱傳優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朱氏

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

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音叨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

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

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

瘁病也有識有也黃氏佐曰經帶包絡有不忍違棄之意識有猶顧念也

匪鶉音敦匪鳶音沿翰飛戾天匪鱣音旃匪鮪音軌潛逃于淵音鵠釋文作鷖

翰仍是羽

毛氏曰。鶉鵬也。李氏曰。若以為鶉鵠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鶉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

漢說文曰。鶉鷩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言鶉鷩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

也。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切。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氏曰。杞。枸櫞也。棗。赤棟也。○鄭氏曰。此言草木

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

愬之。蘇氏曰。棗。或作萇。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萇。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

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

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

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

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

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

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殊

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

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

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

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韋子曰。幽王之世。亂政日滋。小人得肆其殘賊。士

君子動輒觸禍。雖盡瘁以仕。猶不免焉。亦可哀矣。

曰。我日構禍者。方正迂俗。日罹罪罟。欲高飛遠走。何可得歟。維以告哀。恐懼之甚。不敢盡言之辭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備攷卷十五終

曰矣日對  
 君于煙神  
 章于日幽王之世  
 昔于之淵豈同乎哉  
 猶謂以爲  
 慈生以爲  
 以爲居未也又曰  
 矣高不云于交  
 莫矣其賦  
 即於日知  
 而三人肉其  
 而人入以于  
 高深亦下  
 其類十

詩經備攷卷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耆調鼎玉鉉

北山之什

說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監音古憂我父母。

詩經傳疏

卷十六

一

李氏曰。杞。枸杞也。○毛氏曰。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豎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朱氏曰。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曰。濟濱。涯。浦。皆水畔之地。以濱為言者。古

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賢勞也。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

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

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朱氏公遷曰。大夫。指執政者言。○饒氏曰。無才

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者。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乎。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上聲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

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營

同。謝氏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

或不知叫號。音毫或慘慘。七感切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

事鞅。音掌

毛氏曰。叫號。呼召也。朱氏曰。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

朱氏曰。言事煩勞。不暇為容也。○李氏曰。有栖遲於家而偃仰者。

或湛。都南切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

事不為

鄭氏曰。咎。猶罪過也。○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

優游也。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

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

祿居彼為多。○鍾氏曰。或慘慘畏咎。此句之苦。又深於他數語。

韋子曰。是詩乃行役之臣。怨執政者之偏陂而已。獨勞於王事。故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序以為

刺幽王。失詩人委死之意矣。故主魯說。而置序於後。以見刺王之說未妥也。嗚呼。有國家者。至使臣

子慘慘然畏咎。視師濟之盛何如哉。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

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攷魯傳。此篇列于王風。當是大夫誤信小人。悔而賦此。時不可考已。

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申公說曰。無將大車。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朱氏以爲行役勞苦之作。誤矣。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疢。劉氏謂當作

痕與瘡同。眉貧切。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祇。適也。○蘇氏曰。將大車。則

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輔氏曰。進有王事之

期程。退有家事之多端。故曰百憂。○毛氏曰。疢。病

也。孔氏曰。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與後之君子。無得扶進小人。適自憂累於已。○李氏曰。猶

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切

鄭氏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朱氏曰。

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

能出也。鍾氏惺曰。頰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不出。即沉字意。衛風如有隱

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黃氏佐曰。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所以無思。

無將大車。維塵離音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上聲兮。

鄭氏曰。離。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

爲物所累。則重而遲。○韋子曰。用入之際。不謹戒於前。而徒悔於後。無益也。况小人多險詐。不得志。類能殫智竭力以示可用。既得志。則勢利昏迷。盡喪所守。憂且及於國家矣。操薦舉者可不慎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朞野。二月初音求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毛氏曰芄野遠荒之地蘇氏曰芄地名也初吉朔日也○

鄭氏曰征行徂往也二月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

冬寒矣尚未得歸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朱

氏曰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毛氏曰罟網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矐矐音眷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鄭氏曰孔甚庶衆也

○毛氏曰憚勞也鄭氏曰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朱氏

曰矐矐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

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

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感子六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切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

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毛氏曰與煖也感促也戚憂也○鄭氏曰愈猶益

也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鍾氏曰曷云者難定之辭

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自爲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音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鍾氏曰恒字隱憂長慮

鄭氏曰恒常也○朱氏曰君子亦指其僚友也○王氏曰靖靜也○鄭氏曰式用穀善也丘氏曰穀祿也○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

鍾氏曰二章不獨忠告於友國亂時懇勉以共濟正從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張氏榜曰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居以敬而不怠率以一而不勞所謂靖共也○韋子曰靖如靖獻之靖各欲自盡也共者共其職業有虔恭之意與不可訓助只是與正直之人共事同寅協恭是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鄭氏曰。介助也。

韋子曰。好是正直。感於神明。蓋有故也。人臣事主。自身克正。則所與罔弗正。繇是而內外大小。莫非正人。發政布令。罔有不臧。而神有不欣悅者乎。不則偷合苟容。賊民誤國。神且殛之。惡能邀式穀景福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拔正人。則小往大來。天地交而為泰。比匪人。則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為否。正直邪曲之繫于國運如此。鬼神之聰明也。至矣。禍福豈或爽乎哉。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傳昭王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大夫憂之。賦鼓鐘。

申公說曰。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

憂傷而作是詩。孔氏曰。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

時詩無疑。歐陽氏曰。鼓鐘之詩所為作。則為昭王

序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音鎗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孔氏曰。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禹貢曰。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文曰。將將。聲也。

湯湯。流盛也。○鄭氏曰。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

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尤甚。淑善也。○李氏曰。言今思古之善人君子。念

而信之。未嘗忘也。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

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既久而忘反。則為昭王可知。

懷允者思之而信其不可忘也

鼓鐘喈喈音皆淮水潏潏戶皆切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潏潏，猶湯湯。蘇氏曰：潏，水流也。回，邪

也。○王氏曰：潏潏，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

回，亦思古也。黃氏佐曰：不回，即

鼓鐘伐磬音高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抽。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毛氏曰：磬，大鼓也。周禮：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注云：臯鼓長丈二尺。三洲，淮

上地。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妯，動也。猶，若也。○

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

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賢者為之，憂結於心

且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

宜。其德不若今之失所也。董氏曰：用於淮上，其地

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切

不僭。七切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

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先擊金以奏諸樂也。

○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曰：琴瑟為堂上

鐘為堂下，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一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蘇氏

妯說文作抽，心動也。玉篇云：授也。

商即二南  
之詩奏之  
樂耳季札  
所觀舞南  
籥亦二南  
之籥也宋  
儒強以南  
爲樂名先  
有詩耶先  
有樂耶

詩經傳

卷十六

曰雅。二雅。南。二南。○朱氏曰。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黃氏佐曰。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相諧。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所謂皦如也。○蘇氏曰。豈其樂非古歟。樂則

是而人則非也。韋子曰。騶子云。治國家而弭人民。在乎絲桐之間。非夸也。聲音之道。原與治通。古者天子省風。以作樂。豈爲耳目之娛歟。蓋政和則物和。物和則嘉成。於是乎陰陽協。風雨時。而國家已大治矣。昭王不圖其本。而遨遊遠方。鼓鐘淮上。久而忘反。與恒舞酣歌何別。無怪其南征而不反也。

### 鼓鐘四章章五句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申公說曰。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

詩。此明是周王初成。薦福因燕及宗族之詩。當以申氏說爲正。序以爲刺幽王。君子思古而作。乖舛甚矣。朱子雖知其謬。而解作公卿力農奉祀之詞。亦未妥也。篇中如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小大稽首。使君壽考等語。豈頌美公卿者乎。毛序固失。而朱傳亦非也。故特正之。

楚楚者茨。徐咨切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

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

享以祀。以妥。湯果切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曰。茨。蒺藜也。

孔氏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草子有三角刺。禮記注曰。楚薺。茨當爲薺。作茨者後人誤也。與與翼翼。蕃廡貌。○毛氏曰。露積曰庾。○鄭

氏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

釋詁云廡  
茂豐也

詩經傳

卷十六

九

言經傳列  
九十一  
九

獻介助景大也。○毛氏曰。安。安坐也。侑。勸也。  
濟濟上聲踳踳七年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音烹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切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  
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踳踳。言有容也。鄭氏曰。有容。言威儀敬慎也。亨。飪

之也。肆。陳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有解

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

持而進之者。○毛氏曰。祊。門內也。○鄭氏曰。孔。甚

也。明。猶備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

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毛

氏曰。皇。大也。氏曰。言神來而處尊位也。○朱氏曰

神保。蓋尸之嘉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羣臣恪勤。各司其

職。祭祀之事甚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歆

饗之。故令孝孫有慶。報之以大福。使孝孫得萬年

之壽。無有疆境也。

執爨七亂切踏踏七畧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救切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壽交錯。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饗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

詩經甫攷  
卷十六  
十一

非天子為  
神人之主  
惡能當萬  
壽無疆之  
福

鍾氏曰二  
卒字妙無  
倦之意

踏踏是恭  
敬意

詩經傳

卷十六

十一

各有司。故踏踏言爨竈有容也。○鄭氏曰。燔燔肉

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肥

碩美者。君婦謂后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

至也。孔氏曰。繇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謂內羞

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朱氏曰。賓客使助祭

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鄭氏曰。始主人

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至

旅而爵交錯以徧。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卒盡也。○毛氏

曰。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坊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

走。以教敬也。禮酒在室。醴酒在堂。登酒在阼。斯

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

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呂氏曰。為

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

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味

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其可識矣。

俎式



俎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  
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我孔熯而善切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音必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

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詩經傳

卷十六

十一

說文曰燠乾貌。朱氏曰燠竭也。○鄭氏曰式法。董氏曰式用也。莫

無愆過徂往也。○毛氏曰善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

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

也。○毛氏曰幾期式法也。○王肅曰齊整也。執事

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毛氏曰稷疾

敕固也。蘇氏曰敕戒也。○鄭氏曰永長極中也。陳氏曰中者五福之

所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蘇

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芬潔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其多如法

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眾善之極

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孔氏曰此即報以介

福之事永錫爾極即嘏辭之略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

往位堂下西面祝於是告尸以利成。毛氏曰致告

具皆也皇君也。毛氏曰皇大也。載之言則也神醉而尸謾

釋文曰謾起也。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孔氏曰鳴鐘鼓以送尸謂

黃氏曰極乃至善如無所不用其極之意

李氏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叙嘏主人之詞

奏肆夏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鬼神無形。言其

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鄭氏曰。廢去也。

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

嬪凡祭祀贊。后薦豆籩。不遲。以疾為敬也。祭祀畢。歸賓客豆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此

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

之人。言祭畢也。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祭

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入於寢而

奏之。○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朱氏曰。於祭既受

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小大猶

長幼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于禮。

甚得其時。維君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孔

曰。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

歡矣。神嗜以下。是慶辭也。○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

廢長行之。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如此看綏字關係頗大宗族離心君何以得安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遂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舊從朱傳。作公卿有田祿者之奉祭受福。如許。牽強滯礙。仍依古訓。為周天子重農祀祖。燕宗族之詩。則所云景福萬壽。錫極綏祿。一了然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說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傳南山云云皆所以勸農也。

序云。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舛謬甚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孔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丘十六為甸。○孔氏曰。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田也。○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祀以至今。無窮皆得

稱曾孫。呂氏曰。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王氏曰。疆者為

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南東其

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其遂東入於溝。則畝

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畝東矣。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旣優旣

渥。鳥學切。旣霑旣足。生我百穀。

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

雰雰。雪貌。小雨曰霰。霰。○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



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山陰陸氏曰。雪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霏霏。雨欲

微而潤。故於雨言霖霖。

說文曰。漫澤多也。

黃氏佐曰。優有餘也。渥厚漬也。霑灌

漑也。足充周也。此言土膏之饒洽。

疆場

音亦

翼翼黍稷彳彳

於六切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

必音

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孔氏曰。翼翼然閒整。○毛氏曰。

彳彳茂盛貌。○鄭氏曰。歛稅曰穡。畀予也。○長樂

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

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彳彳。謂萬井碁布廣野。彳彳

成也。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

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黃氏曰。畀我尸者。安侑之

謂也。及賓者。獻酬之謂也。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此舉尸賓。該祭之始終而言也。

中田有廬。

音問

疆場有瓜。是剝。

邦角切

是菹。

側居切

獻之皇

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

畔上種瓜。

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菰。植疆場。

○毛氏曰。剝瓜爲菹也。

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鄭氏曰。祜。福也。獻瓜菹於

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疏義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

音辛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骨。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鄭氏曰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孔氏曰謂牽牲入廟

將殺授烹人。○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鄭氏曰毛以告純也骨

脂膏也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

合馨香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

之毛豆薦其血蕭蕤其骨。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焯蕭合馨蕤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孔氏曰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疏

曰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界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

至烝嘗苾芬而祀事始成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祐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王者言方說得去朱晦

庵何所見而俱作公卿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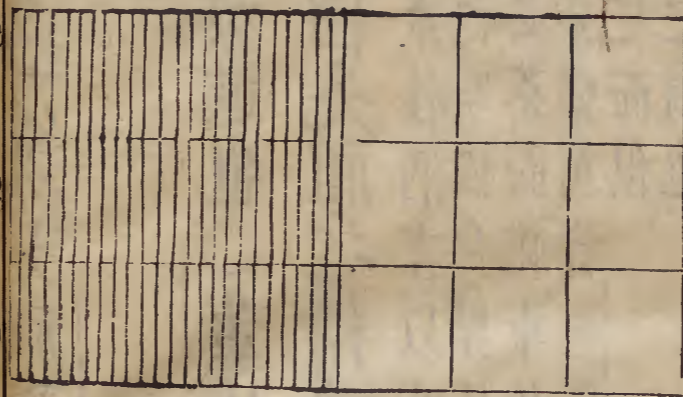
###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說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傳南山

田皆所以勸農也。

言終作列  
倬音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音暗食我農人古  
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云或耔音子黍稷薿薿音擬攸介攸  
止烝我髦音士士

# 歲取十千圖



## 井通成

十千于井田法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  
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  
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  
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之  
故言歲取十千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張氏曰一成  
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  
舊粟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雖本  
也○鄭氏曰農人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  
而茂盛○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  
髦俊也○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呂氏曰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  
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  
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  
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

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咨明，與我犧音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音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孔氏曰：齊言

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毛氏曰：社，后土也。孔

氏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

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

也。句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方，句龍在北方。蓋稷在東，句龍在西方，

是也。此祀在東，祝融在西方，蓋稷在東，句龍在西方，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

也。○鄭氏曰：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

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

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

之先嗇。○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畯。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

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月令：孟

春，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

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害物則為苦。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鄭氏曰：御

迎介助，穀養也。毛氏曰：穀善也。王肅曰：佑助我未

稼，我當以養士女也。疏義曰：因報成而知有賴於

民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

武城王氏

曰詩中所

陳祭祀之

禮具儀禮

周禮所成

天子之禮

合所祝萬

壽無疆等

語亦非臣

下所敢當

者不必改

為公卿之

祭也

顧氏曰總

是省耘時

舉此二祭

夫計矣。黃氏佐曰。蓋一時之祭。而祈報之意其焉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餼于轍切

彼南畝。田峻

音俊

至喜。攘

如羊切

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

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勸稼穡也。農

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餼饋也。○鄭氏曰。田峻。司嗇。

今之嗇夫也。○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

長畝。竟畝也。敏。疾也。○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

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

之。熙然其若一家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

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

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

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

者無繇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

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音愈如坻。音池如京。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毛氏曰。

梁。車梁也。孔氏曰。梁。謂水上橫橋。橋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

曰。廩。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董氏曰。如坻。則鱗北而出也。如

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

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于倉以處

之。萬車以載之。

朱氏曰。箱。車箱也。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呂氏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蓋農夫視黍稷稻

粱之豐。以為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

報

介福。萬壽無疆。必是頌美。曾孫。若指農夫。則不倫矣。

### 甫田四章章十句

傳大田農人所以報上也

申公說曰大田農夫報上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

上聲

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

音剡

耜俶載

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鄭氏曰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

者也○朱氏曰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毛氏

曰覃利也○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蘇

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

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

王之所欲○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若順

也嚴氏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擇其種亦是飭其具修耒耜具田器也○

疏義曰農夫勤敏而黍稷茂盛如此用以順曾孫之所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

既方既臯

才老切

既堅既好不稂

音郎

不莠

音西

去

上聲

其螟

音寘

騰及其蠹

音謀

無害我田穉

音稚

田祖有神秉畀

炎于浩切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氏

曰實未堅曰阜。稂童梁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莠似苗也。董氏

齊好矣。而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

所致之。○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

食節曰賊。健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穉幼禾也。○

孔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

火之中。使消亾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大邊

掘坑。且焚且瘞。蒸

有滄掩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戶郭切穉。此有不斂穧。音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伊

寡婦之利。萋萋韓詩呂氏春秋俱作淒淒。

雨我公田圖

私	私	私
私	公田	私
私	私	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  
 所以入稅私田以治恤  
 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然後敢  
 治私事是也其詳周禮  
 井田之法圖

蟲災禾穉  
百備甚

美作淒雨  
作雲是

毛氏曰滄雲與貌

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浸萬物

萋雲行貌祈祈徐也

新都楊氏曰漢無極山碑典雲祈祈顏氏家訓引詩亦作

典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或改雨耳

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

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其雨雨欲徐徐則人土

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

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五穀大成民所收刈力不

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穡禾此處有不收歛之

穡束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

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措拾之以自利

也

長樂劉氏曰稱謂稱之稱小者稱謂謂刈而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

折亂秉獲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豐成有

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其之既足為不費之車而亦不棄於地也黃氏曰此俱農夫望雨之辭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禮音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曰精意以享禋也

孔氏曰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而言禋者此五官

之神有配天之時此祭雖不配天亦以禋言之

○毛氏曰騂牛也○鄭氏

曰王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

陰祀用黝牲○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

省民之歛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禮祀以

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略舉二方以為節也



為報。○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蘇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

前篇之意也。子由此訓得之。亦未見魯傳也。

韋子曰。周自后稷以農事肇基。故列聖遞傳。皆以重農為務。儉而樸。勤苦而不怨。與馬上得天下者異矣。四詩魯傳次七月之後。則為周初盛王。勸農薦祖。祈年祀社。及農人報土之詩。何疑。序以其列於鼓鍾後。謬作刺幽王。戾甚。朱子知其非。而訓為公卿力農之詞。豈其然哉。千百世而下。詩旨不至消滅者。賴魯傳說存也。故吾家自扶陽後。世世宗之。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北山至此應為一卷。瞻彼裳華與桑扈駕鴛同類。當以瞻彼為什首。至采菽為一卷。第角弓以下多二篇兩。今姑從本傳。

傳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朱傳本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央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音昧韐韐。

音閣有奭。許力切以作六師。

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

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

屋蓋。喻多也。○王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色也。一曰

韎韐。所以代鞞也。孔氏曰。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韎韐。其禮合韋為之。此韎韐

是蔽膝之衣耳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者。赤貌。○王氏曰。

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

朱傳以君子指天子。理優。

君子福祿  
仍指王者  
得人心凝  
天命說作  
六師王者  
大閱以作  
之也

顧氏曰二  
章三章美  
其昭大武  
萃大慶而  
保大業也

言系倍牙

卷十六

三

祿如茨者言受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韐之韐而作六師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

錫之厚而又師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舊俱如此訓。與傳報天子意亦合。朱氏傳云。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蓋本申公美天子之說也。二解俱可。但韎韐非天子之服。或亦通用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奭。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必音 必音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韎。容刀韎也。韐。上飾。秘。下飾。孔氏曰。韎。今

容飾。秘。韐。即容飾也。天子玉璆而珧。秘。諸侯盪。璆而璆。

音 秘。大夫鏐。璆而鏐。秘。士瑒。璆而瑒。

必。孔氏曰。說文云。珧。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盪。故天子用蜃。士用瑒也。○黃氏曰。講武事以陰折

窺伺。故萬年保其家室。萬年只是久。不可作壽言。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

黃氏曰。傳曰。不戒不虞。不可以師。廢武事而不講。

欲久安長治難矣。故此詩以久福祿保國家為言。

非諛詞也。○此詩舊訓皆從序。作爵命諸侯之辭。攷魯傳說。俱云諸侯美天子。則君子萬年。仍如朱傳指天子為是。講武以振威。正安不忘危意。人心翕順。海宇奠安。室家所以保也。傳次此篇於湛露形弓之間。非賢如成康。曷克當此乎。

詩經精義

卷十六

三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傳**蓼蕭常常者粲湛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

諸侯也

**說**常常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

裳裳者華其葉湑聲今我觀之子我心寫

兮是以有譽處音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新都楊氏曰裳裳者華其

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歐陽氏曰言其

華葉並茂喻賢材美盛也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

相繼而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

宜矣

裳裳者華芸音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歐陽氏曰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蘇

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如華之盛

也疏義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韋子

曰有章非僅威儀文采而已蓼蕭之為龍為光是

也有此令德是以有此福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音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

孔氏曰。既以黃色與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此反其意

為興。○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朱氏曰。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

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

無不似其所有也。張氏榜曰。宜者。大小常變各適其時。有者。百為庶務應之不竭。

言其時措之妙如此。似之云者。猶言取之左右逢其源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毛傳定十篇

已失詩次。朱考亭稍更之。益誤矣。如此二篇與桑扈鴛鴦豈可分截。當如孔疏自瞻彼洛矣分卷。庶

文義連貫。恨不及悉改正之。

韋子曰。予讀魯詩傳。而識周之所以王。而雅樂之

有倫也。孔子告哀公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自

修身及懷諸侯。文武成康之治天下。不過如斯已

矣。當時政事。與其朝會燕享所詠歌者。諒不外是

孔氏弟子。編次風雅。以是為序。意亦淵矣。自毛詩

行而三家廢。後之學者。尊信而不悟其錯。予請得

而辨之。七月與楚茨諸詩。幽雅也。以七月一篇。合

魯詩。而為幽風。幽風果一篇已乎。又以南山四詩

為傷。今思古。詎知皆周家勸農之詩乎。白駒留賢

之作。傳曰。以燕賢也。而謬作刺宣王。鼓鍾。昭王之

詩。傳云。大夫憂之。而以為刺幽王。至如魚麗。嘉魚

詩聖詩文

卷十一

二六

言經有子  
卷十七  
二十六  
得非懷諸侯之義乎。不特此也。谷風。朋友相怨。鳴鳩。兄弟相戒。而俱云刺幽王。出車。采芣。皆宣王詩。而謂文王之時。家父。桓王之臣。而作幽王之世。其乖錯如此。烏足盡信之乎。試披魯傳。則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秩然有叙。詎非雅之正耶。惟缺修身來百工二詩。以鶴鳴當修身。則牽強矣。予故以魯傳參毛序。而正其誤。不敢謂風雅頌各得其所。藉是以見周道之正。雅樂之原。猶存一班。庶不爲老生曲說所誣而已。

詩經備攷

詩經備攷卷十七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桑扈之什

傳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申公說曰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

交交桑扈音戶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鄭氏曰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毛氏曰鶯

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鄭氏曰竊脂飛而

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

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祐福也。○天祐不輕降。受者言其有承受之基。所可樂者此

也。蘇氏曰。古之君子。樂循禮義。鄭氏曰。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看樂胥。俱持實。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丙音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先奮其領。文采四張。鶯然可

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朱氏曰。言其能為

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叶乃多切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舍人曰。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鄭氏曰。辟君

也。德外能捍蔽四表。內能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

莫不法象之。○毛氏曰。憲法也。不戢戢也不難。難

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

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曹氏

曰。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

難。則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皆而禍隨其後矣。

○大抵功高權重者。易驕。故頌禱而寓戒勉之意。

兕觥古橫切其觥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觥。角上曲貌。旨。美

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交際之間。

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呂氏曰。卷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則為罰爵也。○交者。上下交也。情意暢時。最易恣肆。觀灌夫使酒罵

桑扈四章章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孔氏曰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

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

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疏義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

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毛氏謂于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取之以時也孔氏疏云小者未能飛待其能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

心禽亦不疑於人也○呂氏曰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遐遠也遠

猶久也黃氏佐曰左翼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韓詩戢捷也捷其喙於左

乘馬在廐音救音挫音末音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氏曰摧莖也秣粟也釋文曰摧芻也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氏曰古

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愛國用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黃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而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黃氏曰安如恭已以受萬國之朝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南海黃氏曰。福祿人君所固有者。人臣祝君亦惟欲其享此於萬年耳。故重萬年上。

鴛鴦四章章四句

傳頰歸音燕親戚也

甲公說曰頰弁此燕王族之詩。序云。諸公刺幽王也。魯傳與蔡邕石

經。俱列此詩於常棣之次。則刺幽王之說非矣。

有頰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鳥音與女蘿力多切施音于松栢未見

君子憂心奕奕音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懌音

毛氏曰興也頰弁貌。說文云。頰。弁。皮弁也。孔氏曰。舉頭貌。

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通服之。施。則服。惟皮弁則知是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言

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無他

言至親○毛氏曰釋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

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陸璣疏云。兔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

奕奕然無所薄也○蘇氏曰兄弟之

於王譬如鳶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

庶幾王樂之黃氏佐曰。言惟其纏綿依附如此是

懌也。○孔氏曰。鳶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殞而亾。以

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是興衰繇於王也。餘意亦有味。

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丙音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殺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鄭氏曰。具猶皆也。○毛

氏曰。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張氏曰。天子之親。散處難見。故以既見為

歡也。盛滿者不少寬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伊臯。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音死喪無日。無幾

居起切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

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犬戴禮。曾子

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繇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温氣而搏也。先集聚而搏為小霰。後成大雪。是雪有漸也。○韓詩霰。糞也。朱

氏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

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此與常棣。同是燕兄弟親戚之詩。蓋周道親親。惟恐疎遠。而不得盡其歡。故未見則憂。既見則悅。又慮來日之無多。而及時以燕樂。不遑顧其他。故曰維宴也。毛公列于變雅。何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傳車牽樂親音新昏也。

說曰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

詩毛氏自鼓鐘至青蠅皆謂刺幽王不通甚矣如

此在續小正本宣王時宴樂新昏之詞亦以為

刺王何耶或曰若然何不與關雎並列曰關雎作

間關車之牽音轄兮思變力充切委女逝兮匪饑匪渴德

音來括音闊雖無好音上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間關設轄也董氏曰按說文牽轄也故謂

行則有聲變美貌括會也○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

須賢友共之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張氏榜曰未見而德已聞故曰德音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音去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

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鵲微小於翟走而且鳴曰鵲

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

之美有鵲辰時也疏義曰鵲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

也此言令德見其實有是德也○黃氏曰辰訓時

昏姻之以時也來教是贊內治意譽樂也韓奕注

○鄭氏曰射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音汝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嘉如

鄭氏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疏曰美德能致碩女也

此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巳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以巳為主故

云雖無好友此以彼為主故云巳身無德○庶幾冀幸之詞式歌且舞

心和意暢不能巳巳

陟彼高岡析音錫其柞音昨薪析其柞薪其葉湑音胥兮鮮

上聲我覲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湑茂盛也○鄭氏曰鮮

善朱氏曰覲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

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輪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音駢六轡如琴覲爾新

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

已將有得也故其下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

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毛氏曰慰安

也○朱氏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韋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賢女之德而瞻仰之如高山之不可跋大行之不易盡也是以孔子讀此而贊曰詩之好仁如此朱氏只作典意則景仰之義何居嗚呼讀詩須達辭外之意况辭中之

音而蒞若哉。

車牽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申公說曰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

而作。厲也。幽也。皆不可知。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又何據。

營營青蠅餘仍切止于樊音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樊藩

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

人變亂善惡也。○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汗白以

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鄭氏

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

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陳氏曰讒言多辭持心傾險而後入。嚴氏曰蠅能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汗白為黑如讒人之誣嚴氏曰驅去復還如小人

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青蠅集於樊籬若不必惡

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汗几席不但止樊

而已喻讒人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鄭氏曰極猶已也。○

李氏曰四國四方也。○漢書注曰讒言無極則四

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之間蓋憂之也

顧氏曰讒言要其終極禍國之大原其始起於交構之微欲王謹之於微也

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古豆切我二人。

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

為二人。○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

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嚴氏曰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張氏曰構者合二人而構煽之他的可惡正在合處分散四國之亂所以致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衛武公口口口賦賓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切邊豆有楚戶交切核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

抗苦浪切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丘氏曰左右謂筵上左右

之。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殺

豆實也核加邊也。孔氏曰殺是總名此文殺核與

殺為旅陳也。○鄭氏曰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偕齊

一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國君無故不徹縣

魯傳以賓筵抑戒同載小雅為是毛公分於大雅誤矣

孔氏曰甚偕言齊一而順禮也

此言鍾鼓既設者。以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故知將射。改縣也。○朱氏曰。舉。舉所奠之酬爵也。○毛

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鄭氏

者。舉。舉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

張而弓矢。○孔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鄉射禮。亦張節也。○鄭氏曰。獻。猶奏也。既比衆

三耦。干堂西。注云。比。○鄭氏曰。獻。猶奏也。既比衆

耦。乃誘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

也。司裘。注皮侯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

失。正鵠者。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

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求爵也。射者與其耦拾發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禮者。所以明

長幼之序也。○疏義曰。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呂氏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

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

齋。余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

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烝。進。衍。樂。烈。美。日。烈。

禮樂合一  
故云洽既  
至情文無  
不到也

業也。孔氏曰。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孔

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毛氏曰。壬。大也。○丘

氏曰。林。衆也。○鄭氏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

福也。湛。樂也。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

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齏。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室人有室

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爲加爵。○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

也。時。中者也。○蘇氏曰。時。薦之以時物也。嚴氏曰。上章言

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此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

爾能。則于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實黨射。則于射。上黨人射。則又于射。以奏

能手仇爲較射。猶可。室人入又。本獻尸加爵。而謂入射又敵。則不通矣。室人豈其射之人。

既曰射。曷言入乎。故朱傳從鄭箋爲是。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音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音弼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鄭氏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救戒以禮。至於

旅醺。而小人之態出。○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

曰。反。反。幡幡。失威儀也。幡。蘇氏曰。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

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忸

忸。媠媠也。秩。常也。蘇氏曰。秩。序也。○朱氏曰。此言凡飲酒

經傳文 卷十七 二

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毫載音嘯音亂我籩豆屢舞音飲飲音是

日既醉不知其郵音側音弁之俄音屢舞音傴傴音切音素多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嘯號呼謹嘯也飲飲舞不能自正也說文

醉舞貌〇王氏曰鄭氏曰郵過側傾也俄傾貌〇

毛氏曰傴傴不止也〇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

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伐

其德也〇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悔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怠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音三爵不識矧音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

之慎禮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

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〇

鄭氏曰俾使繇從也使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

之物使戒深也矧况又復也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况能復飲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詩經補文

卷十七

三



池。御史書之。此古人君燕飲之制。或立之監。即執法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歐陽氏曰。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于大慢情也。○長樂劉氏曰。大怠者。謂涵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劉氏從序刺幽王。言之過激。然怠字是醉者病根。大怠則不止喪儀喪德矣。  
韋子曰。古人制酒。為祭祀燕射。不得已也。故將祭必射以選士。將射。先行燕禮。亦綦慎矣。豈為人豪放具乎。不敢崇飲。商之所以王也。沉酒喪儀。紂之所以亾也。武王監紂之失。故以酒誥戒康叔。為子孫慮長遠矣。衛武公感幽王之亂。而作賓筵。雖設辭以自儆。亦以戒當時之君臣。俾知飲之善如此。其不善如彼。庶當飲知節。而不為狂藥所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朱傳本此

魚在在藻有頌音焚其首王在在鎬豈音愷樂飲酒。

鄭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頌大首貌。鄭氏曰。魚猶人之依明王也。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音潛逃之類。○說文曰。鎬武王所都。○鄭氏曰。豈亦信其著見。

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黃氏佐曰。惟其在鎬。則宅中圖

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使王業偏安。中外未一。寧有是耶。

魚在在藻有莘音辛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

幸然其長矣。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

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傳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

申公說曰。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

國語曰。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

音之筥

音之。君子來朝。

何錫予之。

雖無

予之。路車乘

去聲馬。又何予之。

玄衮

古本切

及黼

音甫

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然而不可待君子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

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

厚錫予之也。○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

也。○蘇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

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哉。詩人取其

賜予之至厚者爾。○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

也。黃氏曰。雖無予之四句。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袞龍繪于衣。自公以下。隨其等而降殺。黼文刺其裳。自大夫人而

上隨其等而加隆。○張氏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感

音必沸

音弗檻

胡覽切泉。言采其芹。

音斤

君子來朝。言觀其

旂其旂淠淠

匹敵切

鸞聲嘒嘒

音惠

載駟

音四

君子

所屆

音介

毛氏曰。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鄭氏曰。芹。菜

也。可以為菹。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毛氏曰。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

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

○劉氏曰。屆。至也。

赤芾

音弗

在股

音古

邪幅

音福

在下。彼交匪紆。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

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謂之鞞。以韋為之。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

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行。膝也。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毛氏曰。紆。緩也。

申。重也。○朱氏曰。言諸侯服此芾幅。見于天子。恭

敬齊遯。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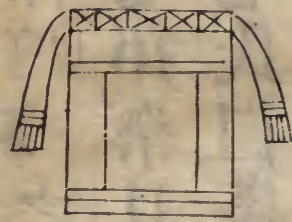
也。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

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

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惟匪紆。所以

克承寵命。不則志僑器盈。雖欲申以福祿。而不能

鞞 芾



芾。太古膝之象。字當作鞞。古字通用。冕服謂之芾。其鞞。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幅 邪



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偏束其脛。

平平韓詩  
作便便閑  
雅之貌更  
自然

柞惟氣脉  
盛故葉茂  
君子惟才  
德全故能  
殿邦

維柞

子落切

之枝其葉蓬蓬

步公切

樂只君子殿

多見切

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便音

左右亦是率從

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

亂于上能不窮于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朱氏曰左右諸侯

之臣也○鄭氏曰率循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

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

繇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者天子也

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

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

株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能殿天子之邦而

益朝廷之固也

孔氏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

其鎮安天子之國也服虔云平平辨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汎汎楊舟

弗音

纒

黎音

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達音之樂

只君子福祿膺

毗音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毛氏曰紼

律音

也纒

孫炎曰

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持

舟者郭璞曰紼繫也

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鄭氏曰楊木之舟汎汎然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紼以制行之○歐陽氏曰紼纒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葵

揆也膺厚也○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

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

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

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無樂矣

○朱氏

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

優游而不迫或云諸侯之來優游而無勉強則其為天子之所揆而福祿之所膺然矣後意為是。○此天子燕諸侯而錫以命服之詩序以為刺幽王誤矣孔氏又引舉火事實之與詩文益不合故當從傳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

漢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

駢駢息管切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董氏曰詩慎作解解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則字當作解。○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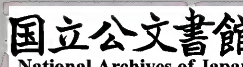
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以喻九族王若親之以恩則附若不

以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鄭氏曰胥相也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戶教切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汝之教令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疏義曰此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

此令兄弟綽綽音卓有裕。音預不令兄弟交相為瘡。音愈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

之故欲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匹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王氏

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巳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

於人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

至於巳斯匹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毛氏曰爵

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疏義曰一方者私也。所見非大道也。

巳斯匹。匹而後巳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宜齧。音飶如酌孔取。

毛氏曰齧飽也。○歐陽氏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

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其後人辨其非也。其所

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飽足而已。孔

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言老者以老者是王者所宜貴。言老馬反為駒。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

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王之不恕。故天下傲之。○呂氏曰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

食者但知稱其齧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孔疏依毛鄭以為刺王慢老也。朱傳

從歐陽公以為讒佞取寵也。呂東萊又以為小人慢老快意而不知斟量。不若指讒佞。乃合詩旨。

母教狻奴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鄭氏曰。毋。禁辭。○毛氏曰。狻。狻屬。陸氏疏曰。狻。獠

沐猴。老者為猥。長臂者為猿。塗泥附著也。微。美也。○鄭氏曰。猷。

道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所自能不

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

之。是教狻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

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既且相著。不可脫矣。故

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

微猷。○歐陽氏曰。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

而為之矣。○呂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

非繇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雪漙漙。見覲音現。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音屢。驕。

孔氏曰。漙漙。雪盛貌。○毛氏曰。覲。日氣也。鄭氏曰。雨雪之

盛漙漙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王氏

曰。雨雪漙漙。見覲。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

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

秦。秦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漙漙。見覲。聿消。王肅曰。婁。數也。○歐陽氏

曰。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

太陽麗天  
積陰即化  
日消者迅  
詞也喻王  
若親親讒  
邪斯滅矣

族而自爲驕傲也。

呂氏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

○莫肯下遺二句。如此訓亦是。朱傳從張氏。謂王信讒言。不肯貶下遺棄。而益以長慢。於式居二字。似未當。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毛

氏曰。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

名。鄭氏曰。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化之。我

用是爲大憂也。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東萊呂氏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

三四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

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

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

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漙漙之可

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

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

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

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根也。八章。申言其易

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蠻髦而不之顧。則

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韋子曰。親親之道。恩育之。義制之而已。或者狗葛

繼之以殘忍。悔何及乎。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爲屏翰。其懷柔天下也。惟是恩不吝。義

不撓。以匡救列辟。使其輻輳而歸命於天子。所以

長久而不亂者此也。漢帝不識此義。而徒益其驕



夕之故矣。善夫賈生之言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力云者。制之以義而已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序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傳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申公說曰。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

有苑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音栗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有苑然茂

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欲庶幾欲就之止息乎。喻

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

帝者。愬之也。○毛氏曰。蹈動暱近也。○歐陽氏曰。

靖安也。孔氏曰。蹈者踐履之名。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

王。暱近。釋詁文。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往近之。若自往近之。必將得罪。所以不欲朝王也。

○朱氏曰。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

所欲以求于我。極求之盡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音棄焉。上帝甚蹈無自瘵音債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惕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歐陽

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國語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朱氏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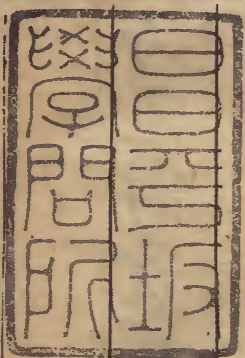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居以凶矜  
如此訓方  
切文義此  
朱傳優

龍初在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備攷卷十七終

卷十七終

詩經傳

